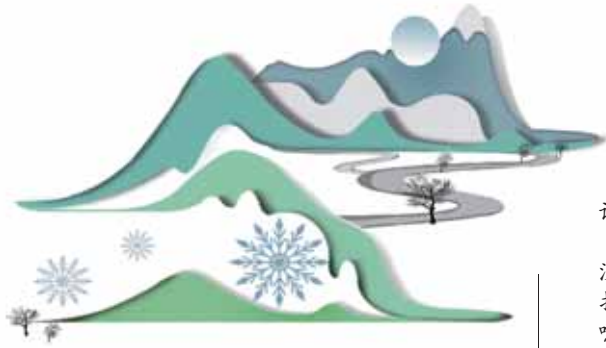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倚冬如山

■张凌云

西风紧，黄叶飘，转眼冬天就来了。或许是换了住处的原因，有些熟悉的感觉找不回来，于是思绪由此上溯到更早的时光，我看着面前层叠的檐角，想起小时候家中的院落。

那时候我也常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对面的矮墙黑瓦发呆。一年四季，冬天最为难过，因那时的房子太过简陋，到处漏风，连窗户玻璃都装不起。越是这样艰苦的环境，越对世界有种莫名的憧憬，印象中就有这样一件事。

那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冬天的作文。父亲看到笑了，说我写得不对，原来作文中写道：“远处的塔、小山都望不见了。”我争辩说是模仿，因为刚学过的课文中有这么一句。父亲说，模仿不能生搬硬套，我们地处大平原，哪里有小山啊！

我还是不服气，无奈这是事实。但那篇名叫《初冬》的课文仍然给我留下极深印象，什么时候，我能见到真正的塔和山呢？

光阴轮转，我早已走出了那片故土，见过的名山大川不胜枚举，包括上班路上，恰能看到一座带塔的小山。但这与幼时希望的情境并不契合，我想要的，是平地突兀出一座山来，而且带着朦胧的影子，就像那篇《初冬》所说，本来你看不见它，只有当雾气消散，它才会露出真容。

这是什么样的山呢？我一直在反复寻觅。后来看到宋郭熙《林泉高致》云：“真山水之烟岚，四时不同，春山澹冶而如笑，夏山苍翠而如滴，秋山明净而如妆，冬山惨淡而如睡”，乃有所悟：原来，所谓冬山如睡之外，冬天本来就是一座山。

这是一座不是翻越、而是可以倚靠凭眺的山。世人看到山，更多想到的是去攀登、征服，诚然，那是勇敢者的追求。但许多时候，并不是所有的山都必须翻越的。我们需要山，是因为山在身边，就能踏实、安稳，山不会空落落的，山像一棵大树、一块巨石，让我们能找到依托。

山能给我们遮风挡雨。寒冬凛冽，北风呼啸，多希望有一座山挡在前面，呵护我们单薄的身体。将原本严酷的冬天本身想象成一座山，渐渐的，风声没那么紧了，身上也感到暖了，一个人会变得从容平和。山还能让我们相互取暖，山不再大雪纷飞，却化身一口滚烫的火炉，人们聚拢在一起，言笑晏晏，悄悄地打发走那些艰难的时光。

这座山凝聚的是父母家人、亲朋好友守望相助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。无论多么天寒地冻，岁月如何变迁，我们心里总有一座山。想起它，我们就能驱散寒凉、孤寂，驱散畏缩、颓废，驱散太多的负面情绪，能以一种挺拔的姿态屹立在这冬面前。

这座山可以说是家，更是心灵的皈依之所。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我们一生都在漂泊，始终在路上。虽然我早已离开儿时的家，却没有忘记自己作文里虚构的塔和小山，那是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寄托，告诉我：无论走出多远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脉。同样，当我告别了此前居住的家，抑或将来还会离开现在的家，我都会保持一颗微笑的心灵，记住那些美好的往事，感恩所有帮助过的人，奔向前方莫名的路程。

惟如此，我们才能将严酷的冬天化为可以倚靠的大山，一点点走进它的内部，带着温情，带着坚忍，最终迎来又一个烂漫的春天。

制图：何芬

缝纫(小小说)

■刘向阳

走了一段路，纸箱从左肩换至右肩，宝生感觉轻松了许多，眼前便浮现出凤秋的笑脸，他的脚步迈得更大了。

从火车站到画岭有二十多里路，宝生步履匆忙，几乎没怎么歇息，一鼓作气挺进村庄。遇见村里人，宝生抢着打招呼：“‘华南’牌的，我从火车站背回来，一点也不累。嘿嘿，凤秋学裁缝没机子，这不买了嘛……”村里人也不多问，匆匆而别。

爬上烟竹坳，一想到就能见着凤秋了，凤秋就能用上他买的缝纫机了，宝生愈加激动起来，额头的汗水淌成了小溪。到了地坪，放下纸箱，宝生气未喘匀，只觉脚脖子一阵酥麻，原来是小花狗跑过来亲昵。大半年不见，小花狗变壮实了。它围着纸箱低吠，宝生轻轻地踢开，呲道：“滚开点，这是你能碰的？”小花狗知趣地溜走。

贺裁缝听得声响，开门一瞧，“噫”了一声，“是宝生啊。”

宝生指着纸箱兴奋道：“我给凤秋送机子，新家伙！”贺裁缝面露尴尬，“你不晓得？凤秋不在这里……”

“凤秋生病了？咋就不在呢？”宝生脸色大变，冲进去找了个遍，屋里有几个学缝纫的陌生女子，唯独不见凤秋。“凤秋，你在哪里？我买来了缝纫机，让你等着我，咋就不等了昵……”没有人知道凤秋去哪了。面对崭新的缝纫机，宝生欲哭无泪，高高地举起了锄头。

宝生穷得叮当响，住的是土砖屋，衣裤捡哥姐穿旧的。父母怕宝生打光棍，四处托人说媒，好不容易相中了野猪冲凤秋，择日订婚定下了这门亲事。宝生喜欢凤秋乌溜溜的黑眼睛，浅浅的小酒窝，窈窕的身材，做梦都笑出声来。

中秋节到了，宝生接凤秋来家中过节，父母笑得合不拢嘴，不停地往凤秋碗里夹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饭后，宝生和凤秋沿着山路散步，不知不觉到了烟竹坳。看门的小花狗摇尾吠叫，很凶的样子。贺裁缝出来赶狗，一见凤秋就说：“你是野猪冲文家的闺女，我收鸡蛋到过你家。女大十八变，长得咯么水灵了。”说得凤秋脸都红了。贺裁缝请他俩进屋喝茶，她家横屋改成了裁缝铺，两个女徒弟正在缝缝补补。

出了烟竹坳，凤秋粘着宝生提要求，她想学缝纫，熟练后上街开店铺。宝生忖度半晌没吱声。宝生的三个兄长皆已分门立户，宝生读书、订婚榨干了父母的积蓄，眼下实在拿不出钱。送走凤秋，宝生嗫嚅着跟父母提起，父母极力反对，“你明年结婚要准备彩礼、酒席，还有这破屋，唉……”

秋风瑟瑟，宝生来到野猪冲。凤秋在树下捡板栗，看见宝生，就迎上去喜滋滋地问：“缝纫机呢？”宝生讪笑着劝她缓一缓。凤秋嗔道，没机子怎么学嘛？宝生表态，“没机子，可以先借贺裁缝的学。我挣钱再给你买台新机子。你等着我。”凤秋眨着眼睛，亲了宝生一口。

次日，宝生送凤秋到烟竹坳学裁缝，回家就背起行囊去长沙建筑工地当小工。宝生起早贪黑干到年底，没良心的工头跑了！宝生身无分文，过年都回不去，宝生写信谎称加班忙买不到车票，就不回家过年了，他还叮嘱父母保

重身体，并转告凤秋一定会给她买缝纫机的。

春节过后，宝生四处找工作，总算觅到一份钢筋工，一月一结，不怕老板跑路。干了两个月，工钱到手，宝生心里爽歪歪，不经意想起凤秋的模样，活儿越干越来劲。

凤秋学缝纫很用心，贺裁缝也很满意，经常给她开小灶，晚了还留她吃饭。有一天，凤秋埋头锁裤边，一个头发上打了“摩丝”的男子走进来，拍了拍她香肩，叫她让一下。凤秋错愕地抬起头，男子也注视着她，四目相顾，他转身就对贺裁缝说：“表姐，反正背回去也是闲着，先放这儿吧。”男子叫海明，贺裁缝的表弟。海明女友拜贺裁缝为师，缝纫机是他买的。女友学了不到半月就跟海明吹了。凤秋明白了原委，起身杵在机子旁边，心里空荡荡的。此后，海明成了烟竹坳的常客，有事没事爱往凤秋身边凑。贺裁缝叫他别影响凤秋穿针走线，海明嬉皮笑脸，涛声依旧。

贺裁缝问：“表弟，机子还搬走不？”海明睃了凤秋一眼说：“找到对象再说咯。”大家都笑了，只有凤秋紧绷着脸。

海明会吹萨克斯，吹得悠扬婉转。凤秋有次路过一处屋场，地坪搭好了花彩篷，西乐中乐吹拉弹唱，男女老少挤得满满的。凤秋挤进去看热闹，恰巧撞见了海明的眸子，海明也盯着她看，腮帮子鼓鼓的，流行乐轻飘飘的。凤秋心里小鹿乱撞，躲闪着跑开了。

夏日傍晚，野猪冲三五孩童按捺不住兴头，赤条条地跃入池塘，飞溅起一片水花。耍水正欢，倏忽杳无声息，一个个瞪大眼睛注视着岸边。有女子下水了！她微笑着朝孩子们点头，两截白玉插进水里，弯腰浇水洗濯；她的青丝挣脱了束缚，滑落水面，轻柔似柳……

“秋妹子，你是别个屋里的人了，还下塘洗澡，丢不丢人啊？”凤秋娘的呼唤，惊飞了丛林里的鸟雀，也把岸边大枫树上一条人影吓落草丛。

下半夜，星星和月亮隐入了云端，天穹灰沉，视野低垂。距画岭二十余里的火车站，月台上点缀着两三粒昏黄路灯，还有两条踟蹰的剪影。开往长沙的列车准点到站，停留三分钟后缓缓地驶向夜色深处。

天亮后，车站迎来了长沙对开的列车，宝生下了车，径直来到街上供销社，选了一台“华南”牌缝纫机。沾满汗水的钞票掷在柜台上，灰头土脸的宝生几欲亮瞎售货员的眼。宝生扛起缝纫机，就像把凤秋搂在怀里，她的发香，她的笑靥……他三步并作两步行，家门都不入，兴冲冲地来见凤秋，结果扑了空。

贺裁缝夺过宝生手中的锄头，说：“宝生，难道你跟缝纫机有仇？天涯何处无芳草啊。”呆愣间，宝生掉头就走。贺裁缝追着喊，“你的新机子不要了？”

缝纫机是血汗换来的，宝生怎么舍得丢弃呢？痛定思痛，宝生决计学裁缝，先跟贺裁缝练基本功，然后进城学服装设计，次年在街上开了一家裁缝店，为顾客量身定做各种型号的服装，生意十分红火。

闲时听人提起凤秋，说她在深圳一家制衣厂打工，宝生“哦”了一声，脚下那台1990年的缝纫机躁得“哒哒”地响。

老年读书

■干 山

年纪大了，读不读书其实已不重要。如果碰到自己想读的，读读也是人生的乐趣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去北京出差，那时坐绿皮火车，即便是特快，也得二十几个小时。买一本书打发时间不少人的首选。我在书摊上买了一套《笑傲江湖》。书一翻开，便停不下来。在车上看了上册，到北京用一个晚上看完下册。从此便与金庸小说结缘，不仅读完了先生所有小说，而且还读了好几遍。今天，家里还收藏着两个版本的金庸作品集。

金庸作品也是影视人的武功秘籍，这些年被反复改编，而且极受观众追捧。看到新拍的金庸电视剧，我总会翻出原著重新阅读，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悟。以《笑傲江湖》为例，年轻时，我只关心令狐冲的爱情与武功，离开职场后才读懂江湖险恶。

在预制菜势不可挡的当下，我依然对家常菜情有独钟。做了几十年的家常菜，只要碰到烹饪的书，我都会认真翻看，炒、炖、焖……有喜欢的就买下。有兴趣或需要，便认真阅读。在我心里，家常菜才是新鲜食材与独具匠心的碰撞，每一道都是唯一，是家的味道，也是家的纽带。

读不读诗是最让人纠结的话题。唐诗宋词，无疑是中国诗词的巅峰。但时代是向前发展的，当代诗歌作为时代的产物，理应有当代的读者。由于不少诗人把诗只写给

诗人看，抛弃了大众读者，于是出现了写诗的比读诗的多现象。但我依然喜欢那些接地气、有意境的诗，因为我们需要诗意的栖居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。生活中缺少这些，一定会少了些韵味。

人食五谷，总会有三病两痛。小时候看到农村哺乳妇女患乳腺炎，伯母把蒲公英加一种植物嚼烂敷上，药到病除，我便迷上了中医的验方、秘方。这几年我买了《本草纲目》和《常见的中草药》等书，有空便到乡下寻药认药，碰上有需要的人还不妨一试。夏天有人被蜂蜇，我扯根荆芥，叫他嚼烂敷上，红肿顿消，那份满足只能自知。年纪大了，自己也查出了高血压、冠心病，我先后购买了洪昭光《登上健康快车》和胡大一教你怎么吃的书，有空就翻翻。

热爱自然的人，一定会喜欢花草树木和鸡鸭鱼虫。这些年，我购买了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、《中国树木志》等，一有空，就查找家乡生长的乔木和灌木的名字、科、属及特征，只为能认清身边的树木。我还购买了不少蔬菜种植的书，用心种植有机菜，挑选了一批养鸡的书，依葫芦画瓢地试养走地鸡。

爱读的书，应该还不止这些。想读就读吧，不为气自华，不为学问家，只为自己开心，只为读了能有些用处。